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E-mail: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0531)85193207

母亲一生不愿麻烦人

□傅砚修

2010年4月8日下午,躺在病床上的老母亲同我的大女儿说了一会儿话,然后说了一句“我困了,要睡觉了”,就平静安详地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

按照老人的遗愿,我们没有摆花圈,没有收取任何奠仪,也不准备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可就是这样,第二天仍有近百人来家慰问、吊唁,晚上还有几位年轻人坚持来我家守夜。第三天我们去殡仪馆向老人做最后告别,在我们家属和亲属的车后面,又跟上了几部车,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车队,我们只好临时安排了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事后有不少人“埋怨”我:“我和你母亲老姊妹一场,老姐姐对我那么好,怎么也不告诉一声,让我们见上一面。”“像老太太这么热心肠的人不多了,走了真应送她最后一程!你们要是在楼前摆上花圈,我们就知道了。”“我的孩子当年多亏大娘帮着看起来,愿大娘一路走好呀”……

我的母亲崔剑英,退休前是济南市文教用品厂的工人。当年,她住在省府前街,工厂就在省府东街,相距最多400米。上世纪60年代后期,工厂迁到了建筑新村南路,距家足有4公里多。那时公交线路少,车次更少,她只能步行上下班。这对一个50多岁的缠足女人来讲,每天用在路上的时间就要4个小时:早上6点前动身,晚上8点后到家,再做饭、吃饭,还得照顾半瘫在床的我父亲。遇到下雨下雪天那就更难了。

记得1968年1月,济南下了暴雪。那天,我5点多从解放桥的宿舍出门去给孩子买牛奶,走到皇亭体育场时,看到远处一个瘦小的身影,慢慢地,一步一挪地走来。我快步迎上去一看,正是我的母亲。只见她头上,身上顶着厚厚的雪,连眼眉都成了白色的,右手挂着一根棍子,左手提着小包,两只小脚上绑着草绳,吃力地走着。我的眼睛湿了,我一把扶住母亲,坚持要送她,她执意不肯,说:“快去排队买奶吧,那是孩子的饭啊!”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她渐渐远去的身影。

这样的场景,后来我又遇到过很多次。母亲每天早出晚归,从不迟到早退。我曾问过母亲:“天不好,晚到一会儿怕什么?”她说:“我晚去了,家长们放不下孩子,不都得迟到吗?”原来,厂里看母亲年纪大了,车间里活太重,让她到厂托儿所看小孩。母亲对这份工作十分热爱,尽心尽责;不管是给孩子们热饭喂饭,还是哄睡陪玩,她都认真去做,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和家长的好评。母亲退休后,常有家长带孩子到家里来“看看崔奶奶”。

父亲去世后,1974年我接母亲到我的家里来住,这不仅便于我们照顾她,而且她上班的路也省去了一半。当时家属区还是一片平房,水龙头共用,厕所共用,母亲很快就和大院里的人熟悉了。渐渐地,母亲揽了一个活儿:帮一些年轻妈妈们给孩子缝被子、做棉衣、剪鞋样,或者家长有事时帮忙照看一下孩子。不管谁家有事,母亲都热心相助,有求必应。

母亲一辈子勤俭节约,却乐

逝者档案



老母亲游览护城河

●姓名:崔剑英
●终年:93岁
●生前身份:济南市文教用品厂退休工人
●生前住址:济南市历山路

善好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生活都不富裕,我有个同学的父亲病重,没钱看病。母亲知道后,把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才积攒下的100元钱无偿资助给了这个同学。那个年代的100元钱可不是小数呀!还有,当年有几个外地亲戚的孩子在济南上学,母亲经常接济他们,还把年幼的干脆接到家里来住,亲自照顾他们。我父亲有个学徒老家在农村,母亲看到只有17岁的他冬天太冷,不仅送给他衣服,还尽量多照顾他。九十年代初期,这位当年的学徒千方百计打听到我家来看望“大娘”,此后近20年时间里,年年都专程来济南看望。去年听说母亲病重,在老年公寓门外转了两天,想进去看又怕自己感冒未好传染给老人,直到第三天才进去。

母亲退休的时候已经65岁了,随着岁数增大,母亲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不识字,看不了报纸书籍,加上听力越来越差,有时连电视也看不懂,甚至与人交流也有困难。

对一位老人来讲,既没有文化生活又不能与人交流,是十分痛苦的。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花一万两千多元为她“量耳定做”一副高科技助听器,但“骗”她说只有百十块钱。原以为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了,谁知道这种助听器需要使用者自己控制米粒大小的按钮进行微调,实验多次,终未成功。

母亲对他人热情相助,处处为他人着想,却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包括自己家里人。为了丰富母亲的晚年生活,家人动员她去首都北京看看,她怕麻烦人,不去。动员了多次,她都不同意:

“我这么大年纪出门,不净给你们添麻烦吗?再说天安门、长城什么的,电视里不都见过吗?”

不到外地,那就多在济南市里转转吧,我们交替使用了两种办法:一是打出租车绕城转,另一种办法就是推轮椅到处看看。每次出去母亲都很高兴,凡是她几十年前到过的地方,她都能说得出口名。但是每次动员她外出都要费好多口舌,她总会说个不想去的“理由”,后来索性坚决不肯再出门:“这么大年纪了,看了也没用,还得让你们劳心费神。”

母亲不识字,没有文化,但她不敬神,不信鬼,不念佛,不烧香,谈到生死问题,她都淡然一笑:“死了(liao)死了(liao)!死了就是死了!”“多帮帮别人,少给人添麻烦”,使她心态平和;按时作息、按量吃饭、多做家务,就是她的“养生之道”。母亲有病时,吃点小药,扛扛就过去了。家人多次动员她去医院查体或者看病,她都是一句话:“不去,查那个干什么,查出个好歹来还是个心病。”可是家里人不不管谁头疼脑热,母亲都叮嘱快去大夫看看。年纪大了,母亲还是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吃饭、洗衣、叠被,她很少用人帮忙,甚至还参与包水饺,自己缝被子。

再后来,母亲觉得自己确实力不从心了,怕家人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她,便提出去敬老院。我们当然不同意。2008年,母亲摔了一跤,躺在床上几个月,她对我老伴给她端尿倒尿这些晚辈该做的事也觉得过意不去,说:“我这老不死的,还得让你喂水喂饭、倒屎倒尿,让你受累。”后来能下来了,母亲还是坚持自己洗衣,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去年1月25日一早,我的老伴发现母亲动作迟缓,说话含混,动员她去医院检查,这次她没拒绝。大夫们认真给她做了检查,是脑梗塞,要她住院进一步检查、治疗,她非常不情愿。病情稍有好转,母亲就嚷着要出院。回到家,看到家人和亲友为她忙这又忙那,又提出去敬老院,我们还是没有同意。

春节过后,我们想也许去敬老院是她的心愿,满足她或许更有利于治疗。经过调研考察,3月11日我们送她去济南市历下区的一家老年公寓。在护理员的悉心照料下,不几天母亲的精神大有好转,脸色也红润了,说话时也带笑模样了。正当我们等待奇迹出现时,3月下旬突然大幅降温,母亲感冒了,患上了肺炎……大夫也无力回天,4月8日,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去世后,我的小女儿在为自己孩子开的博客上选登了一组老人与重孙女在一起的照片,引来了网友30多条满含深情的留言,其中一条是这样写的:

“说说我们见过的老奶奶吧:

老奶奶是集中华妇女美德于一身,勤劳善良,乐于助人,勤俭知足,知礼纯净的老人。

老奶奶养生有道,也是有福之人,享受亲朋邻里的尊重和爱戴,拥有一个子孝孙亲的四世同堂的家庭。

谁也抗拒不了的自然规律也不会磨灭老奶奶在爱她的人们心中的永生。

老人家一路走好!永福永贵!”

清明征稿启事

清明总与怀想故人连在一起。这种圣的生命交流仪式,年年轮回,代代传承,构成了人们顽强生存和追求幸福的重要动力。《怀念》栏目今年继续推出清明怀念特刊,继续为读者搭建追忆缅怀的平台,让思念从纸面复活。

征稿要求: 请用不超过1000字的篇幅,记录下离你而去的家人、恋人、伴侣以及朋友、同事,记录下那些相处时温馨感人的画面、那些刻骨铭心永志难忘的点点滴滴,稿件请于3月31日前发至: qm85193207@126.com

稿件务必配发逝者档案及照片,并请在稿件后注明联系电话。

被迁徙的爹和娘

□柳如

他们同岁,55岁那年有了他们的小孙女,从此老两口就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因为她要到城里给儿子看孩子。

儿子在城里上了大学,然后在那里安了家,有了孩子。儿子也想让他来,可他总有无数个理由来拒绝:家里得有人看,家里的鸡狗也要人来喂,还有地里的庄稼,山里的果园,总之离了他那是万万不行。儿子知道他的脾气,没有坚持。

他送她和儿子到村头坐上客车,直到远去的车变成了一个黑点再也看不到了,他这才转过身点上支烟寂寞地往回走。路上有人搭话,成孤家寡人了呀?他只是嘿嘿两声。

从此这个小院里冷清起来,每天只有他进进出出。她在城里也不好过,虽然儿子孝顺,媳妇体贴,可她还是想那远在乡下的家,还有家里的他。他不会做饭,还爱喝点酒,她不在家谁来管着他?地里又该上肥料了,她不在家,他忙得过来吗?想着想着就会落下几滴泪,又怕媳妇看到,赶紧擦掉。到后来,她开始每天算着数着儿子媳妇休班的日子,站在窗前等着看着,只要一看到他们的影子,马上拿起早收拾好的小包。一个进门,一个出门,匆匆忙忙坐最后一班车往乡下赶。

回到家,桌上摆一碗虾酱,一盘咸菜条,旁边还放着几个玉米面窝头,很硬很硬。她的泪扑簌簌掉下来,她不在家,他一个人每天就吃这个,窝头是他爱吃的,可天天吃这胃哪能受得了?一个大男人整天这么将

就着,唉!叹了一口气,放下包,她就忙活开,蒸一锅馒头,再炸点丸子。他从远处一看到自家烟囱冒着青烟就知道她回来了,顺便在小菜园里拔几棵菜,紧赶慢赶往家回。

到了家,问了声,回来了?嗯,回来了。接着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前抽着烟,看着灶间里忙着的女人,两个人都默默无语。

第二天,她再洗洗涮涮,把家里打扫干净了。到处这么脏,女人不在家就是不行,她边干活边嘟囔着,他在一边挠了挠头嘿嘿两声。下午又要回去,家里也拾掇差不多了,他送她上了车,又一个人抽着烟慢慢踱回家,腰好像比以前更弯了。

她在城乡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奔波了5年,他独自一人在那个寂静小院里守了5年。5年了,他们的小孙女都上幼儿园了,他们也都老了。

她就是我的婆婆,他是我的公公。

婆婆下决心要回去的那几日,激动兴奋得夜不能寐,望着婆婆房间里透出的微光,我似乎能感知得到婆婆和公公之间那份深深的牵挂与无奈。几十年的相依相伴,岁月早已在他们之间密密织成了一件暖暖的外衣,虽然被分开过,但对亲人牵肠挂肚的惦念就像一股暗流时时浸润着他们的内心,很暖,很轻……

5年很短,也很长,他们没有抱怨,有的只是担当,这或许就是老一辈人最朴实的情感。无需多言,心已感知。

感恩于这分不动声色的情感,那一刻原来自己是如此的自私与渺小。

人间 宁静·欢腾·神圣

□张崧

清晨六点半,我们从大理出发,朝着向往已久的香格里拉驶去!

头天晚上工作到凌晨三点,我一上车便有些困意,迷糊中忽然感觉一束阳光温和却不容忽视地洒下来,睁眼一看,灰色的柏油马路都被它映成了金色,两侧的树林也蒙上了一层神圣的光芒,眼前的美景好似梦幻!

车子驶出大理不久,公路两旁就是一派迷人的田园风光。这里的坝子(坝子意为山间平地)比较大,翠绿色的烟叶、谷物一直延伸到远方的树林,深绿色的树林亲密得不分彼此,紧紧相依、缠绵成排。清风吹来,它们仿佛点着头向我们挥手。树林背后是苍翠的群山,直入云霄。连绵不断的云,连绵不断的山,山下是连绵不断的树,树前那连绵不断的田地里,零星地散落着几座白族民居。在这宁静的画面中,偶尔会冒出个憨态的稻草人,蹦出几个顽皮的孩童,这几笔不经意的点缀,充满了意趣,平添了几分灵动的色彩。

看不够的田野优雅地鞠躬谢幕。远处的群山就更动情了,它们单是对歌还不尽兴,又相约着手挽手一起走,左边的山脉裙摆一扬发出邀请,右边的山脉紧跟着又一摆,热情回应,于是乎你一摇我一摆地在我们面前跳起了“大峡谷舞”。银灰色的公路

好像一条丝带在她们裙摆间蜿蜒流转。

继续前行,我们又遇到了老朋友——金沙江。以往在滇东北的绥江县和水富县看到的金沙江,江面宽阔,水波不惊。此地的金沙江从雪域高原蜿蜒流下,江面时而窄时宽,水流湍急。有时她调皮地洒下来,睁眼一看,灰色的柏油马路都被它映成了金色,两侧的树林也蒙上了一层神圣的光芒,眼前的美景好似梦幻!

自然就是这么神奇,刚才还是金沙江激情澎湃,转眼间就换成摄人心魄的高原风光了。香格里拉那湛蓝的天空中,悬浮着大团大团的绵厚的云块,云块白得那么不真实,骄阳又给它们镶了一层金边,于是云块散发出圣洁的光辉,仰望天际,你的五脏六腑仿佛都被净化了,没有一丝杂念。云下蜿蜒起伏的群山,巍峨地矗立在远方,像卫士一样,默默地俯瞰着茫茫草原牧场,马儿、牦牛或聚或散,悠闲地啃着草。青稞架从未离开过你的视线,舒展着站在牧场中,令人不由联想到那未见的丰收美景,还有那别样的山丘庄稼,宛如印象派的画作,色彩柔和又令人惊艳,再配上白墙红顶的梯形藏族毡房,令我们仿佛走进画中。

如果说拉枯山寨是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那么香格里拉便是梦中的人间天堂!

投稿信箱: www.3207@163.com